



邓 皓 选编

青春护照

亮丽方阵 · 青春散文精选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邓皓
选编

青春护照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护照/邓皓选编

(亮丽方阵·青春散文精选/邓皓选编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1961-5

I. 青…

II. 邓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1701 号

策划编辑:邓 皓 赵国泰

责任编辑:赵国泰 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贺 凯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E-mail: cjl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文字六〇三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7.25 插页:2

版次: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37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-5354-1961-5/I·1514 定价:9.8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辑寄语

亮丽方阵开过来、开过来，
有男孩，有女孩。
手持青春护照，搭乘魅力特快；
畅游理想版图，勇摘人生金牌。
亮出你自己，照耀新时代！

新世纪的地平线在你肩上，青春的微

笑本身就含有曙光。

事业是男人的光芒，也是女子不凋的容颜。

天下不公，这才成为天下。

它激发我们：铸造纯金的砝码，去赢得一种公正。

皱纹是笑过的地方、哭过的地方，幸福和苦难同期绽放。

海水再深，总淹不了船；山再高，也高不过上升的手臂。

年轻人当然钟情于幸福和玫瑰，但他同时也是铁唇一族，能与荆棘亲吻。

为了给历史创造价值，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完美地泼出去，而不甘于用平庸之作去喂饱一张张画布。

在寻找五色草的路上，脚印里总是挤满石头。谁为信念负荆而行，谁眼里才没有荆棘。

你的梦境就是道路。但请在你的行囊里放进一份磨难方案，因为磨难总像一名不请自到的麻烦制造者。

安逸和幸福总是走不到一块，那就让开拓与它联袂而行

吧！

有了墙，人会倚着；没有了墙，人就会站着。
应该远离依赖，其实尽管我们常常还离不开它。

大师说，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。与之相邻的一句话是，任何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工匠。

有时，（成功就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，有时败绩也来自再坚持一下的失误之中。）

不能放弃有可能获益的坚持，但也不必坚持有可能尴尬的坚持。

我抚摸自己失败的创口，就像赏析一件有待完成的作品。

偶像周围已是很拥挤了，这时，我们不妨成为自己的偶像。它促使我和我的偶像同时做得更好。

轻轻松松做自己，
潇潇洒洒走四方。



目 录

编辑寄语.....	(1)
-----------	-----

择 业 宣 言

择业宣言	麦 琪 (3)
毕业那年，我被迫“下海”	徐 珂 (6)
感激失业	陈礼琦 (12)
在新加坡做家教	徐 婷 (16)

我做男保姆·····	孟繁利 (22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聆听风声

没钱的日子·····	祝 勇 (27)
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·····	鲁 子 (31)
我当卖花姑娘·····	文 菲 (34)
“白领”买衣记 ·····	雪 舟 (38)
我不愿跪着·····	刘庆华 (42)

青春天堂

大四生，你们这些家伙·····	杨 旸 (47)
青春天堂·····	党莉萍 (50)
快乐女人自叙·····	张 燕 (54)
嫁不出去的女孩·····	伊雪儿 (59)

最后的棋赛

牌戏·····	钱建春 (65)
黑桃5 ·····	曾文方 (68)
自己的生活·····	刘腾云 (73)
人生，不只一种注解·····	张江恒 (78)
最后的棋赛·····	邢建祥 (81)

玫瑰独自开放

阳光下，留一个位置给自己	雁 声 (89)
玫瑰独自开放	韩丽晴 (94)
不做淑女	青 杏 (98)
迷你眼	张 晴 (101)
青春没有规则	海 燕 (104)

十二顶帽子十一个兵

拉尊严一把	周腾飞 (111)
十二顶帽子十一个兵	郑 颖 (115)
认识一个玩摇滚的朋友	曹 俊 (121)
黄昏中的阳台	邱 丹 (126)

流浪的火车

六分钱的惩罚	秦小结 (131)
流浪的火车	丁 莉 (134)
兄弟们的手	王向力 (140)
“惊险”一夜	周爱珍 (145)

琼瑶女孩

戈壁沙粒	刘新明 (15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两个逃人	小 力 (156)
阳光男孩	麦 琪 (162)
琼瑶女孩	邓素娟 (167)

盲者秉烛

盲者秉烛	李跃东 (175)
教堂里的故事	晓 娟 (179)
拔去心里的草	刘国芳 (184)
望长江	姜群芳 (187)
救助心灵	张晓黎 (192)

寻找香格里拉

寻找“香格里拉”	极 光 (199)
不会融化的雪	夏 雪 (205)
走不出童话的美丽	侯艳玲 (209)
没借走的私房钱	俏 娘 (213)
红子是篇童话	杨云雷 (217)

编者跋语	邓 皓 (22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择业宣言

贾平凹说：“让一只猫去拉车，车就会被拉到床底下。”看重幸福，不如看重喜欢。

择业宣言

□ 麦 琪

他们问：“你分到哪儿工作？”

我答：“我留校了。”

他们都惊异惋惜不解不屑地反问：“教书?! 教书干什么? 那么多好单位怎么不去?”

他们所谓的“好单位”，指的是外交部、新华社、进出口公司、外贸集团等等神气时髦实惠的去处。

我只笑，什么也没说。

我有我的理由。

了解我的朋友不用听我的解释便由衷地说：“你留校是最明智的选择。”

大一的时候，我跟着人家选修了一些热门课程，什么世界经济、国际贸易、国

际关系史之类。结果我学得头大如斗苦不堪言，最后勉强鬼混到六十分过关，发誓再也不学这些了。之后我改选中文与美术，甘之如饴，轻轻松松便考头等。起先与我住同一寝室的女孩们不懂得我的甘苦，她们说我的知识面过于狭窄，要帮助我了解这纷繁复杂广阔深奥的世界。每晚熄灯上床后，她们开办夜校，向我灌输一些知识，今天讲授中国有哪四种银行，明天解释什么叫作“红色高棉”。然而等次日她们来考问我时，我总是答错，而且错得很滑稽。我无能为力，这些东西不能在我的大脑中击打出什么概念来，反倒令我的头嗡嗡作响。她们终于放弃，也终于明白我在某些方面是多么不可救药地愚笨。

朝夕相处了四年，她们也懂得我那种匪夷所思的天真与单纯。“你一出校门非给人拐卖了不可。”她们这样形容。她们说现代人罕有我这样的性格：没有半点心机，听到什么就信什么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——喜欢就说爱，不爱就说讨厌。不会看人的脸色，得罪了人也不知道。满脑子的浪漫，塞不进一点实际。这样一个人到江湖上去行走，即使不碰得头破血流，至少也显得格格不入，构成一幅不协调的画。

所以，要我去干政治，干贸易，显然是很不对劲。贾平凹说：“让猫拉车，车就会被拉到床底下。”也许能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混日子，但每天从早到晚做着令我迷糊而痛苦的工作，这样的生命我会怀疑，更会厌倦。

留在学校里，心里很安定。

这么美丽的校园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，都是一幅完美的图画，其间蕴含着天地间的袅袅灵气。来来往往的，都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们，和他们在一起是令人愉快的，可

以从容保持个性，不必学习世故虚伪。生活这样的环境里，谁说不是福气？

更有那藏书数百万册的图书馆，对我来说是不可估量的幸福。我喜欢书，喜欢它的文人氣息与高贵灵魂，读书令我满口余香、身心舒展，忘却了现实中琐碎的烦恼。

且有空闲的时间，可以写字。当灵感如泉水般汨汨涌出的时候，我写。我喜欢心无杂念地编织几页赏心悦目的文字；也喜欢带着满足的成就感，到邮局往四面八方寄出一串串的期望；还喜欢在静静的晚上，独自在橘黄色的灯光里读自己的铅字。

也可以画画。造物予人很公平，某些事情我做不了，它就安排我做另一些。我似乎并不需要怎么学，就能画出美丽且个性强烈的图。画图让我充满生命的欢愉，我想：啊，我就是该做这个的。

的确教书有它的辛苦，而且钱少。不过，这份工作提供的充实、乐趣以及心情上的海阔天空，又值多少钱呢？

我就是这样考虑的。

这个选择对不对，我自己心里知道。

“适得其所”这个词，轻轻地飘进我脑海。



命运不会轻易让一个人趴下，如果你不曾向它拱手相让你的信念。

毕业那年，我被迫“下海”

□徐珂

靠特困生助学金、优生奖学金及课余给人拉板车、散发广告传单、推销产品、做“钟点工”挣钱，我终于读完了漫长的三年“农”字号中专。我无其他奢望，如果能分配到本县哪怕最差的一个乡农经站工作，就算祖宗积德了。到人事局报到时，那个据说是去年电大毕业、靠拉关系安插到人事局工作的年轻人，一脸的“幸免于祸”：“别吵，别挤，每个人交五十元钱手续费后，依次填表，今年有三百多毕业生回本县，大家期望值不要过高，要有情况最坏的思想准备哟。”

家里地处偏僻，我担心延误了消息，回家向父母报告后又匆匆赶往县城，驻扎

在同学家中。我天天往人事局跑，以致一到“考核安置科”门口心里就发毛。这一年天气特别热，我仅存的一点希望也终于被蒸发得一干二净：各机关事业单位早已人满为患，县属企业又债台高筑，根本无法“消化”掉我们这一拨人，只能原则上考虑极少极少的一点点。最后，原则上分配的那些毕业生，仍是那些不坚持原则的关系户。起初我想如果择优分配就算被“淘汰出局”我也心甘情愿，便揣着一摞获奖证书、发表的文章和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等待竞争，没料到还没上场戏就演完了——结束语是“自谋职业”。

乡邻的不厌其烦的探询使我垂头丧气，父亲的叹息、母亲的流泪更是撕裂着我的心。我对父母说干脆出去打工算了，总能混碗饭吃，说不定还能闯出个名堂来。父亲眼一横：“那，这几年的书不是白读了？”母亲劝：“你担不起挑不动背不了，那个苦吃不下来；再说，你人又老实，出了力拿不到钱怎么办？”父亲记起了村里六十年代的那个中专生：“他现在在那个大厂坐头把交椅，给他送些礼，豁出老脸我找他说说情。你总得有个单位才硬气。”我鼻头一酸，像泥土一样质朴的父亲从未低声下气过，而这次为了儿子的前程，他将不顾一切了……送礼？家中家徒四壁，什么东西拿得出手？难道他会稀罕那两只母鸡？再说，我一个学农的，侍候得了机械厂那些铁疙瘩吗？退一万步说，即使他收留了，做个临时工，与外出打工又有何异？在那个摇摇欲坠、亏损不堪的单位，别人想走还来不及，我又何必去凑热闹？我把想法向父亲一说，他也没了主意，扛起锄头对我说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跟我侍弄庄稼吧，也算专业对口。”在家苦挨硬撑了两个月，我耐不住性子又溜到县城看情况是否有变。